



◆悦活/Life Style

耶路撒冷:没有笑脸的城市

我把相机放到淡黄色的巨大地砖上,镜头将前方远远近近的几条腿摄了进去,它们被裹在黑皮鞋和黑裤腿之中。一个人快步走过来,一脚踢开相机:“No Shooting!”他吼道,黄须黑帽之间露出一张冷若冰霜的脸。

我去过很多次哭墙,平时去过,安息日也去过。对安息日犹太律法里有基本规定,每周五太阳落到次日太阳落山,这一天里犹太人必须放下一切手头的工作来守安息日,犹太人是宗教民族,相互之间以宗教而非血统基因作为纽带,所以,律法要求他们必须保持与他们的上帝之间的交流。不过,目前的犹太人信仰宗教程度不一,有的仍然严守2000年来的复杂戒律,有的则弱一些,只守一部分底线性的戒律,在祷仪方面不太重视,还有的则彻底世俗化,基本不过安息日。安息日来到哭墙前哭泣的犹太人,都是当地最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永远严肃,不苟言笑,情绪上来了,就对拍照的游客怒颜相向。

直到现在,以色列的象征依然是哭墙,对以色列和圣城一无所知的人,看到哭墙的画面也会明白这是哪里的标志性景观。但是,一个虚幻的印象植入人们的大脑,即,这就是犹太人,他们都是一群男女分开、手捧经书、背对着所有人、面冲高墙喃喃自语的人,犹太人是额头上烙着“虔信”二字的怪异民族、悲伤的民族——他们以哭为神圣,不明就里者,甚至会以为他们哭是为了大屠杀的死者。其实,来到这里贴着墙壁祈祷号哭的只是“宗教犹太人”而已。以色列有500万犹太人,其中宗教人群的比例不到20%,不过,他们总能聚集在一起,声势浩大,场面威严。

耶路撒冷建在山上,夏天微风习习,比起特拉维夫等地,这里的气候算是比较宜人的。在老城区,商店、跨巷楼、隧洞提供了无数遮荫地,不过,位于老城区东南角的哭墙前,一大片广场却暴露在烈日下。我看到圣地导游带着一堆一堆的游客走来走去,顶着烈日做讲解,没有一刻钟是讲不下来的。关于在广场上建遮阳篷,耶路撒冷人讨论过很多年,但拉比集团——也就是犹太宗教界的权威组织——予以抵制。他们认为自己是哭墙的主人,认为在广场上建任何此类设施,都会有损哭墙的伟大荣光。

我于2009年和2012年两次来到耶路撒冷,发现城里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是,2009年才挖开了一半的雅法路终于铺就了,路上静悄悄地跑着一列轻轨列车,它把赫茨尔山和游人如织的老城连接了起来,这是一件大事。要知道,善于争论的以色列人向来对事关大众的市政建设极其敏感,修一条横贯城腹的铁路,尤其是在气氛保守的圣城,不讨论个十年八年,不跟宗教界人士成千上万次磋商,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现在,这条路虽然通车,但它的体积、性能、形态、价格制度等等,很明显都是经过长时间博弈才确定下来的,例如,除了车头的铃铛响,它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它的速度非常慢,但还不至于被自行车给赶上;它的价格跟公交车相仿,但如

果你是搭了公交车来坐轻轨,则可以免票。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列车刚通车时曾碰伤过行人,这才开始考虑加上铃铛,因为舆论愤怒地指责它“声音太轻了”。

第二个变化,是我一到这里就感觉到了的。我的房东,一位刚刚结束兵役的年轻男子(以色列规定适龄男性要服3年兵役)用这样一句话向我介绍:“耶路撒冷是个没有笑脸的城市。”

我们一同去走那些他早已走了无数次的老城区,游人塞满了那里的每一条巷道。老城分四个区:犹太教徒区、穆斯林区、基督教徒区和亚美尼亚人区;有八道门,数西边的雅法门气魄最大,北边的大马士革门内外都是穆斯林的聚居地,城砖色暗,天都比别处的低;东边的金门正对着著名的橄榄山。整个老城坐落的地方就叫“锡安山”(Mount Zion),流离中的犹太人,就用“锡安”来指代他们眷恋的故土。

既然圣城的气氛一贯如此,为什么我仍会感觉这里的人比过去更加肃穆,更加压抑了呢?这是因为城里的世俗居民流失得太快了,虔诚教徒的比例比过去更高了。世俗人群是一个城市活力的来源,但在耶路撒冷,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是主人,而必须接受很多来自犹太教的限制。于是,他们把搬家提上了议事日程,数年来,撤离圣城者中不乏知名学者、退休法官、工程师。按理说,艺术家是最喜欢住在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的,但如今,就连他们都不满于大环境:市场不振,办展览的困难日益增多,光顾画廊的顾客一年比一年少。

我们沿着老城城墙外侧的草地缓缓而行,这片绿化带看上去并不起眼,实则意义重大:它是耶路撒冷第一任犹太市长特迪·科勒克力主兴建的。1967年“六日战争”后,在科勒克统治下,耶路撒冷朝着一个文化多元的国际化城市的方向迅猛发展,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彼此和睦相处。而最近十多年来,情况却大不如前。

圣城需要一个更加开明的市长,一个能够容纳不同信仰、不同习惯的人。一个城市要想繁荣,没有包容精神是不可能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耶路撒冷,神圣的耶路撒冷,金色的耶路撒冷,如今流传着一句俄国谚语: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云也退)

○

◆达人/Trendsetter

倘若没有人生的艰辛
则没有耶胡达·阿米亥



“倘若没有人生的艰辛,则没有诗人”是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讲给我听的,说此话的他已在2000年9月22日离世,但录有那次访谈内容的磁带依然清晰,总是唤起我对阿米亥这位令人尊敬的世界级大诗人的追思。

耶胡达·阿米亥1924年出生于德国一个正统犹太教家庭。1934年他随家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即今天的以色列所在地),先住在佩塔提克瓦,后迁至耶路撒冷。二战期间,他参加英国军队到埃及服役。与此同时,他开始阅读现代英文诗歌,奥登和艾略特的作品使之深受启发,他开始尝试用希伯来语做载体表达其战后情感。

阿米亥是以色列最受欢迎的一位诗人,令其在世界文坛占据重要位置的是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相继发表《现在和其他日子》(1955)、《两个希望之遙》(1958)、《铃声与火车》(1968)、《并非为了记忆》(1971)、《时间》(1977)、《巨大的宁静》(1980)、《你本是人,当归于人》(1985)、《睁开眼睛的土地》(1992)、《打开的关闭打开的》(1998)等20余部诗集,《并非此时,并非此地》(1968)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在可怕的风中》以及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艺术信仰、陈述方式、反讽手段,数十年来被几代希伯来诗人所模仿,“几乎成为文学传统”。迄今,他的诗歌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文字,拥有广泛的世界影响。

有人称其为宗教诗人,这是因为阿米亥自幼接受的是一种规范式的宗教教育,到青少年时代,虽然不再严格履行宗教仪式,但是宗教思想与精神却渗透到了他的灵魂与血脉之中。出自阿米亥之手的宗教类诗歌首先表现出在形式上套用、模仿希伯来古典文献,而后融入自己的宗教思想的特点;许多诗在结构与布局上与古代圣诗一脉相承,可以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改写。在《诗》(1956)中,阿米亥模仿犹太人就寝时的祈祷词写道:“我的右边是一门外国语言。我的左边,风儿吹过空落落的椅子。我的前面,是一条遗忘在桌子上的围巾。我的身后,一个发问的男人。在我的头顶是上帝显现。”

有人称其为爱情诗人,这是因为爱情诗在阿米亥的诗歌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将爱情置于战争、忆旧、宗教等不同的语境中,表达男女间的情爱。阿米亥本人经历过一场婚变,与第一个妻子不成功的感情纠葛、与第二个妻子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使得他拥有一笔宝贵的情感财富,令他能以高超的手法把握男女之爱与两性关系。他笔下的爱情诗首先是感官的、肉体的、充满焦虑与痛苦,他把残缺与不完美当作其爱情诗的主旋律:当我们远离大海,当融进我们体内的语词和盐/叹息着/分离/你的身体不再现出/可怕的征兆……夜晚,世界已经冷却,你的身体就那样像海/长久地流住温暖。(《你的秀发终于干了》)

有人称其为反战诗人,这是因为阿米亥的诗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历史感。以色列当今社会生活中一个无法忽视与摆脱的主导性政治因素就是战争,阿米亥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一主题的关注。但他并非从国家命运与民族兴趣出发来歌颂战争,并非从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角度描写战争的胜利者与失败者,而是以人道主义立场,注重剖析战争的无情以及被战争损坏的个人。同时,他也将笔墨投向普通战士离开家人与挚爱匆匆奔向沙场的感人场面:“最初的战役/以几乎致命的亲吻/拔起可怕的爱之花/像炮弹那样。士兵小伙子们/被装载在我们城市漂亮的公共汽车里——12路、8路和5路到前线去。(《最初的战役》,译文见《耶路撒冷之歌》,傅浩译)

有人称其为耶路撒冷诗人,这是因为阿米亥创作了许多以古城耶路撒冷为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不仅是描绘耶路撒冷漂亮的风景与圣地风光,而且也融入了深厚的民族感情与集体信仰,成为犹太人多年来多遭离乱、命数不定的见证,成为诗人心目中连接上帝与人的一个纽带。直至两千年“耶路撒冷纪念日”,人们还在吟颂他创作的4首耶路撒冷诗歌,以呼唤人们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无尽情思:“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感到那一块块痛苦的地方已经不再痛苦。/但微弱的警告保存在所有的事物中/就像一块亮晶晶的围巾在飘动:一种警告。”(《耶路撒冷之歌》)

曾以诗人身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奥·帕斯在谈到耶胡达·阿米亥的诗歌创作时说:“一旦你读了他的诗,就无法忘却——十六行诗句中竟融入如此众多的人生与真理。他是一位大师。”阿米亥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用简朴的语言,借助犹太经典文献中的意象,表达深邃而带有普遍性的思想真谛与人生体验。这种思想与体验植根于他的个人经历、犹太民族的独特遭际,接近当代以色列神话之谜,确如他自己所言:“倘若没有人生的艰辛,则没有诗人。”(钟志清)